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容齋五筆卷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朱　炘

謄録貢生臣湍　璣

欽定四庫全書

容齋五筆目録

卷一十九則

卷二十五則

卷三十五則

卷四九則

卷五 十五則

卷七十四則

卷九十二則

容齋五筆目録

欽定四庫全書

容齋五筆卷一 十九則

宋 洪邁 撰

天慶諸節

大中祥符之世諛佞之臣造爲司命天尊下降及天書等事於是降聖天慶天祺天貺諸節並興始時京師宮觀每節齋醮七日旋减爲三日一日後不復講百官朝謁之禮亦罷今中都未嘗舉行亦無休假獨外郡必詣天慶觀朝拜遂休務至有前後各一日此爲敬事司命

過於上帝矣其當寖明甚惜無人能建白者

虢州两刺史

唐韓休為虢州刺史虢於東西京為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廐芻休請均賦他郡中書令張説曰免虢而與它州此守臣為私惠耳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獘而不救豈為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盧杞為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為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

帝曰守虢而憂它州宰相才也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任矣俄召入踰年拜相案兩人皆以虢州守臣言公家事而休見疑於名相杞受知於猜主遇合有命信哉

狐假虎威

諺有狐假虎威之語稚子來叩其義因示以戰國策新序所載戰國策云楚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矣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

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新序並同而其後云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俗諺蓋本諸此

徐章二先生教人

徐仲車先生為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者未之有也成都冲退處士章詧隠者其學長於易太元為范子功觧述大㫖再復攡詞曰人之所好

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強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則太元之道幾矣此子雲仁義之心予之於太元述斯而已或者苦其思艱其言迂溺其所以為數而忘其仁義之大是惡足以語道哉二先生之教人簡易明白學者或未知之故表出於此

張呂二公文論

張文潛誨人作文以理為主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

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淮河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絶吕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為淪漣鼓為濤波激之為風飆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鼈噴薄出没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虚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

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一時學者仰以為至言予作史采其語著於本傳中又吕南公云士必不得已於言則文不可以不工蓋意有餘而文不足則如吃人之辯訟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無助於辭而已矣觀書契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善於文者士無志於立言則已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卑淺而為之故毅然盡心思欲與古人並此南公與人書如此予亦載之

傳中

郎官非時得對

唐肅宗在靈武闢東獻俘百將即死有數者司膳員外郎李勉過而問之曰被脅而官非敢反勉入見帝曰寇亂之汙半天下其欲澡心自歸無繇如盡殺之是驅以助賊也帝馳騎全宥以一郎吏之微而非時得入對雖唐制不可詳知想兵戈艱難時暫如是耳

王安石棄地

熈寧七年遼主洪基遣泛使蕭禧來言河東地界未決八年再來必欲以代州天池分水嶺為界詔詢于故相文彦博富弼韓琦曾公亮以可與及不可許之狀皆以為不可王安石當國言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於是詔不論有無照驗擗撥與之往時界於黄嵬山㦯我可以下瞰其應朔武三州既以嶺與之遼遂反瞰忻代凡東西失地七百里寨慶歴中遼求關南十縣朝廷方以西夏為慮猶不過增歲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尺寸弗與

熙寧之兵力勝於曩時而用蕭禧坐都亭之故輕弃疆埸設險要害之處安石果於大言其實無辭以卻之也孫權謂魯肅勸吾借劉玄德地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關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辦外為大言耳安石之語亦然

雙生以前為兄

續筆已書公羊傳注雙生子事兹讀西京雜記得一說甚詳云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為兄弟或曰前生為

兄後生爲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爲兄或曰居上者
宜爲兄居下者宜爲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爲弟
光曰昔殷王祖甲一産二子以郊日生嚣以巳日生良
則以嚣爲兄以良爲弟若以在上者爲兄嚣亦當爲弟
矣許莊公一産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産二子
一男一女男曰正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爲長近代鄭
昌時文長倩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
女並以前生爲長霍氏亦以前生爲兄焉此最可證

風俗通

應劭風俗通雖東漢末所作然所載亦難盡信其叙希姓者曰合浦太守虎旗上郡太守邸杜河内太守遇冲北平太守賤瓊東平太守到質沐寵北平太守卑躬鴈門太守宿詳五原太守督瓚汝南太守謁涣九江太守荆修東海太守鄐熙弘農太守移良南郡太守爲昆酒泉太守頻暢北海太守處興巴郡太守虒旗涿郡太守作顯廬江太守貴遷交趾太守賴先外黄令集一洛陽

令諸於單父令即賁烏傷令昔登山陽令職洪高唐令用蚪此二十君子皆是郡守縣令惟移良之名曾見於史恐未必然也

俗語有出

今人意錢賭博皆以四數之謂之攤案廣韻攤字下云攤蒱四數也竹工謂屋椽上織篛曰篖篕廣韻篖字下云箊篖竹篕也采帛鋪謂剪截之餘曰㡘子㡘一懽切注裁餘也挑剔燈火之杖曰掭他念切注火杖也李濟

翁資暇集云意錢當云攤鋪疾道之訛其音為蒲此說不然

昏主棄功臣

燕昭王伐齊取其七十城所存者惟莒即墨田單一旦悉復之使齊復為齊而襄王聽幸臣九子之譖單幾不免秦苻堅舉百萬之師伐晉賴謝安却之而孝武帝聽王國寳之讒安不能立於朝廷之上桓温伐慕容暐暐兵屢挫議欲奔北慕容垂一戰使燕復存乃用慕容評

之毁乘竄亂身符氏國隨以亡朱泚據京師德宗播遷奉天李懷光繼叛李晟孤軍堅壁竟平大難而德宗用張延賞之譖訖罷其兵且百端疑忌至於鞅鞅以死自古昏主不明輕弃功臣如此真可歎也

問故居

陶淵明問來使詩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山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諸集中皆不載惟晁文元家本有之葢

天目疑非陶居處然李太白云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乃用此耳王摩詰詩曰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牕前寒梅著花未杜公送韋郎歸成都云爲問南溪竹抽梢合過墻憶弟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王介甫云道人北山來問松我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古今詩人懷想故居形之篇詠必以松竹梅菊爲比興諸子句皆是也至於杜公將別巫峽贈南鄉兄瀼西果園詩云苔竹素所好萍蓬無定居遠遊長兒子幾

地別林廬雜蓰紅相對他時錦不如具舟將出峽廵圃念攜鉏每讀至此未嘗不為之凄然寄題草堂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為隣里憐又一篇云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强別來忽三載離立如人長尤可見一時之懷抱也

唐宰相不歷守令

唐楊綰崔祐甫杜黄裳李藩裴垍皆稱英宰然攷其履歷皆未嘗為刺史守令綰初補太子正字擢右拾遺起

居中書舍人禮吏部侍郎國子祭酒太常卿拜相祐甫初調壽安尉歷藩府判官入為起居中書舍人拜相黄裳初佐朔方府入為侍御史太子賓客太常卿拜相藩佐東都徐州府入為秘書郎郎中給事中拜相垍由美原尉四遷考功員外郎中書舍人户部侍郎拜相五賢行業史策書之巳詳兹不復論然則後之用人必言踐揚中外諳熟民情始堪大用殆為濫矣

張釋之椑渾

漢張釋之為廷尉文帝出行有人驚乘輿馬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罰金上怒釋之曰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顔師古謂言初執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即畢唐栁渾為相玉工為德宗作帶誤毀一銙工私市它玉足之帝識不類怒其欺詔京兆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予謂張栁之論可謂善矣然張云上使使誅之則已栁云陛下遽殺之則已無乃啟

人主徑殺人之端乎斯一節未為至當也

人臣震主

人臣立社稷大功負海宇重望久在君側為所敬畏其究必至於招疑毀漢高祖有天下韓信之力為多終以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至於誅滅霍光擁昭立宣勢侔人主宣帝謁見高廟光從驂乘上内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其家既覆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周亞夫平定七國景帝怒其固爭栗太子由

此疏之後目送其出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訖以無罪殺之謝安却符堅百萬之衆晉室復存功名既盛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之孝武稍以疎忌又信會稽王道子之姦扇至使避位出外終以至亡齊文宣之簒魏皆高德政之力德政為相數彊諫帝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遂殺之并其妻子隋文帝將簒周欲引高熲入府熲忻然曰願受驅馳縱公事不成亦不辭滅族及帝受禪用為相二十年朝臣莫與為比熲自以

為任寄隆重每懐至公無自疑意積為獨孤皇后漢王諒等所譛帝欲成其罪既罷之後至云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無高熲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迨于煬帝竟以寃誅郭子儀再造王室以身為天下安危權任既重功名復大德宗即位自外召還朝所領副元帥諸使悉罷之李晟以孤軍復京城不見信於庸主使之晝夜泣目為之腫卒奪其兵百端疑忌幾於不免李德裕功烈光明佐武宗中興威名獨重宣宗立奉册太極殿

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毎顧我毛髮為之森竪明日罷之終於貶死海外若郭崇韜安重誨皆然也

五經秀才

唐楊綰為相以進士不鄉舉但試辭賦浮文非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科李栖筠賈至以綰所言為是然亦不聞施行也

陶潛去彭澤

晉書及南史陶潛傳皆云潛爲彭澤令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當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以遂其志案陶集載此辭自有序曰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彭澤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已交病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在官八十餘

日觀其語意乃以妹喪而去不緣督郵所謂矯勵違巳之説疑必有所屬不欲盡言之耳詞中正喜還家之樂略不及武昌自可見也

羌戎畏服老將

漢先零羌犯塞趙充國往擊之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鬬而死可得邪充國時年七十六訖平之唐代宗時回紇吐蕃合兵入寇郭子儀單騎見回紇復與之和諸酋

長皆大喜曰鼎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
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郭公是時年七十乃知
羌戎畏服老將如此班超久在西域思歸故其言云蠻
夷之俗畏壯侮老蓋有為而云

古人字只一言

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古之人命字一
而已矣初曰子巳而為仲為伯又為叔為季其老而尊
者為甫蓋無以兩言相連取義若屈原離騷經名余曰

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案史記原字平所謂靈均者釋平之義以緣飾詞章耳下至西漢與周相接故一切皆然除子房子卿子孟子政子孺子長子雲子兄子真子公子陽子賔子幼之外若仲孺仲卿仲子長卿少卿孺卿君卿客卿游卿翁卿聖卿長君少君稺君游君次君韻君近君曼君王孫翁孫次公少公孟公游公仲公長公君公少叔翁叔長叔中叔子叔長倩曼倩次倩稺季長孺仲孺幼孺少孺次孺翁孺君孺長翁弱翁仲翁少翁

君房君賓君倩君敖君蘭君長君仲君孟少季少子少路少游穉賓穉圭穉游穉君巨先巨君長賓長房翁思翁子翁翁仲之類其義只從一訓極為雅馴至於婦人曰少夫君俠政君君力君弟君之阿君單書一字者若陳勝字涉項籍字羽彭越字仲張歐吳廣枚乘字叔楚元王字交朱雲字游爰盎字絲張釋之字季鄭當時字莊劉德字路賍弘字孟迨東漢以下則不盡然

容齋五筆卷一

容齋五筆卷二 十五則

宋 洪邁 撰

二叔不咸

左氏傳載富辰之言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士大夫多以二叔為管蔡案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降霍叔為庶人蓋三叔也杜預注以為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致滅亡故廣封其兄弟是以方叔說管蔡郕霍十六

國其義昭然所言親戚者指兄弟耳

官階服章

唐憲宗時因數赦官多汎階又帝親郊廟祠者授三品五品不計考使府軍吏以軍功借賜朱紫率十八近臣謝郎官出使多所賜與每朝會朱紫滿庭而少衣緑者品服太濫人不以為貴帝亦惡之詔太子少師鄭餘慶條奏懲革淳熈十六年紹熈五年連有覃霈轉官賜服者衆紹熈元年予自當塗徙會稽過闕遇起居舍人莫

仲謙於漏舍仲謙云比赴景靈行香見朝士百數無一緑袍者又朝議中奉皆直轉行故五品官不勝計頗類元和也

月非望而食

歴家論日月食自漢太初以來始定日食不在朔則在晦否則二日然甚少月食則有十四十五十六之差葢置望參錯也天體有二交道曰交初曰交中交初者星家以為羅睺交中者計都也隱暗不可見於是為入交

法以求之然不過能求朔望耳若餘日入交則書所不載由漢及唐二十八家曁本朝十一歷皆然姑以慶元丁巳歲五次月食考之二月望為入交中七月為交初唯十月二十日二十一日連兩夜乃以二更盡月食之既纔兩刻復明十一月十八夜復如之案此三食皆是交中十月二十夜月在張五度而計都在翼二度次夜月在張十七度計都未定相距才四度耳十一月十八夜月在星五度計都在張十九度相距二十度十二月

十七夜五更月在星二度入交陽末卯初四刻交甚食六分半八刻退交十八夜四更月在張六度入交中陰初至寅四刻交甚食九分邪五刻退交其驗如此予竊又有疑焉太陰一月一周天必兩值交道今年逐至八食一一如星官歷翁之説仍不拘月望則玉川子之詩不勝作矣當更求其旨趣云頃見太史局官劉孝榮言月本無光受日為明望夜正與日對故一輪光滿或月行有遲疾先後日光所不照處則為食朔旦之日日月

同宫如月在日上掩太陽而過則日光為所遮故為日食非此二日則無薄蝕之理其說亦通

慶善橋

饒州學非范文正公所建予既書之矣城内慶善橋之說亦然比因郡人脩橋拆去舊石見其上鐫云康定庚辰案范公以景祐乙亥為待制丙子知開封府黜知饒州後徙潤越至庚辰歲乃復職帥長安既去此久矣

西漢以來加官

漢書百官表云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將軍列侯卿大夫將都尉給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其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散騎並乘輿車並步浪反案漢世除授此等稱謂殆若今之兼職者不甚為顯秩然魏相以御史大夫兼給事中它如劉向以宗正散騎給侍中蘇武以右曹典屬國揚雄為諸吏光禄大夫是也至於金日磾以降虜為侍中其子賞建諸孫常敞岑明涉湯融

欽皆以左曹諸吏侍中故班史賛之曰七世内侍何其
盛也蓋如今時閤門宣賛祗候之類但漢家多用士人
武帝所任莊助朱買臣吾邱壽王東方朔諸人皆天下
選此其所以為人貴重東漢大畧亦然晉宋以來又有
給事黄門侍郎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散騎侍郎等
皆為兼官但視本秩之高下已而復以將軍為寵齊高
帝以太子詹事何戢領選以戢資重欲加常侍褚淵曰
臣與王儉既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遂有三貂若帖

以驍游亦為不必乃以為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唐有檢校官文武散階憲銜乃此制也國朝自眞宗始創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職名尤為仕宦所慕今自觀文殿大學士至直秘閣幾四十種不刊之典明白易曉非若前代之冗法云

呂望非熊

自李瀚蒙求有呂望非熊之句後來据以為用然以史策攷之六韜第一篇文韜曰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

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彲螭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為禹占得皐陶兆史記云吕尚窮困年老以漁釣干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後漢崔駰達旨云漁父見兆於元龜注文乃引史記非龍非彲非熊非羆為證今之史記蓋不然也非熊出處惟此而已

唐曹因墓銘

慶元三年信州上饒尉陳莊發土得唐碑乃婦人為夫所作其文曰君姓曹名因字鄾夫世為鄱陽人祖父皆仕於唐高祖之朝惟公三舉不第居家以禮義自守及卒於長安之逆旅朝廷公卿鄉鄰耆舊無不太息惟予獨不然謂其母曰家有南畆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訓其子肖形天地間範圍隂陽内死生聚散特世態耳何憂喜之有哉予姓周氏公之妻室也歸公八載恩義有奪故贈之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復

何言子案唐世上饒本隸饒州其後分為信故曹君為鄱陽人婦人能文達理如此惜其不傳故書之以裨圖志之缺

唐史省文之失

楊虞卿兄弟怙李宗閔勢為人所奔向當時為之語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尚可三楊殺我而新唐書減去先字李德裕賜河北三鎮詔曰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新書減去欲字遂使兩者意義為不鏗鏘激

越此務省文之失也

李德裕論命令

李德裕相武宗言從計行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大和後風俗寖敝令出於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

無以治國臣謂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弘質賤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是輕宰相也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故感憤切言之予謂德裕當國它相取充位而已若如所言則一命一令之出臣下皆不得有言諫官御史給事舍人之職廢矣弘質位給事中亦非賤臣宜其一朝去位遂罹抵巇皆自取之也

漢武唐德宗

漢張湯事武帝舞文巧詆以輔法所治吏滅者多旋以罪受誅上惜湯稍進其子安世擢為尚書令安世宿衛忠正肅敬不怠勤勞國家卒為重臣其可大用不疑而武帝之意乃以父湯故耳唐盧杞相德宗姦邪陰賊為天下禍以公議不容譴逐致死帝念之不忘擢叙其子元輔至兵部侍郎元輔端靜介正能紹其祖奕之忠規陟之臺省要官宜也而德宗之意乃以父杞故爾且武帝之世群臣不幸而誅者如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諸

人及考終名臣如汲黯鄭莊董仲舒卜式未嘗恤其孫德宗輔相之賢如崔祐甫李泌陸贄皆身沒則已而獨於湯杞二人惓惓如此是可歎也

諸公論唐肅宗

唐肅宗於干戈之際奪父位而代之然尚有可諉者曰欲收復兩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諸將耳至於上皇還居興慶惡其與外人交通劫徙之西內不復定省竟以快快而終其不孝之惡上通於天是時元次山作中

興頌所書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直指其事殆與
洪範云武王勝殷殺受之辭同其詞曰事有至難宗廟
再安二聖重歡既言重歡則知其不歡多矣杜子美杜
鵑詩我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傷之至矣顔魯公請立
放生池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
家人之禮東坡以為彼知肅宗有愧於是也黄魯直題
磨崖碑尤為深切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為
事有至難天幸耳上皇局脊還京師南内凄凉幾苟活

高將軍去事尤危臣結春陵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所以揭表肅宗之罪極矣

孫馬两公所言

盧照鄰有疾問孫思邈曰高醫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為雨怒為風凝為雪霜張為虹蜺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藏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為榮衛章為氣色發為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

天人所同也失則烝生熱否生寒結為瘤贅陷為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贏孛彗飛流其危胗也寒暑不時其烝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瀆竭涸其焦槁高醫導以藥石救以砭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霽宗召司馬子微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況攻異端而增智慮

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孫公司馬所言皆至道妙理之所寓治心養性宜無出此者矣

元微之詩

唐書藝文志元稹長慶集一百卷小集十卷而傳於今者惟閩蜀刻本為六十卷三舘所藏獨有小集文惠公鎮越以其舊治而文集蓋缺乃求而刻之外春遊一篇云酒户年年減山行漸漸難欲終心懶慢轉恐興闌散

鏡水波猶冷稽峰雪尚殘不能辜物色乍可怯春寒遠目傷千里新年思萬端無人知此意閑凭小闌干白樂天書之題云元相公春游錢思公藏其真跡穆父守越時摹刻于蓬萊閣下今不復存集中逸此詩文惠為列之於集外李端民平叔嘗和其韻寄公云東閣經年別窮愁容路難望塵驚岳峙懷舊各雲散茵醉恩逾厚樯歌興未殘馮唐嗟已老汜叔敢言寒玉燭調魁柄陽春在筆端應憐掃門役白首滞江干樂天所書予少時得

其石刻後亦失之

諫繚綾戲龍羅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穆宗詔索盤條繚綾千匹德裕奏言立鵞天馬盤條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諭優詔為停崇寧間中使持御札至成都令轉運使織戲龍羅二千繡旗五百副使何常奏旗者軍國之用敢不奉詔戲龍羅唯供御服日衣一匹歳不過三百有奇今乃數倍無益也詔奬其言為減四之

三以二事觀之人臣進言於君切而不訐葢無有不聽者何常所論甚與德裕相類云

詳正學士

唐太宗時命秘書監魏徵寫四部羣書將藏内府置讐正二十員後又詔虞世南顔師古踵領之功不就顯慶中罷讐正官使散官隨番刊正後詔東臺侍郎趙仁本等充使撿校置詳正學士以代散官此名甚雅不知何時罷去然秘省自有校書郎正字使正名責實足矣紹

興中以貴臣提舉秘書省而置編定書籍官二員亦其類也

容齋五筆卷二

容齋五筆卷三 十五則

宋 洪邁 撰

人生五計

朱新仲舍人常云人生天地間壽夭不齊姑以七十為率十歲為童兒父母膝下視寒暖燥濕之節調乳哺衣食之宜以須成立其名曰生計二十為丈夫骨强志健問津名利之塲秣馬厲兵以取我勝如驥子伏櫪意在千里其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日夜注思擇利而行位

欲髙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其名曰家計五十之年心怠力疲俯仰世間智術用盡西山之日漸逼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休心善刀而藏如蠶作繭其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陽銜山倏爾就木内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慊其名曰死計朱公每以語人以身計則喜以家計則大喜以老計則不答以死計則大笑且曰子之計拙也朱既不勝笑者之衆則亦自疑其計之拙曰豈皆惡老而諱死耶因爲南華長老作大死

庵記遂識其語予之年齡踰七望八當以書諸紳云

瀛莫間二禽

瀛莫二州之境塘濼之上有禽二種其一類鵠色正蒼而喙長凝立水際不動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亦不易地名曰信天緣其一類鶩奔走水上不閒腐草泥沙唼唼然必盡索乃已無一息少休名曰漫畫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漫畫均度一日無飢色而反加壯大二禽皆稟性所賦其不同如此

士大夫避父祖諱

國朝士大夫除官避父祖名諱葢有不同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在禮固然亦有出於一時恩旨免避或旋為改更者建隆創業之初侍衛帥慕容彦釗樞密使吳廷祚皆拜使相而彦釗父名章廷祚父名璋制麻中為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同二品紹興中沈守約湯進之二丞相父皆名舉於是改提舉書局為提領自餘未有不避者吕希純除著作郎以父名公著而辭然富韓公

之父單名言而公以右正言知制誥韓保樞之子忠憲
公億孫綘縝皆歷位樞密未嘗避豈别有説乎
元正父子忠死
唐安禄山表權臯入幕府臯度禄山且叛以其猜虐不
可諫欲行慮禍及親因獻俘京師在道詐死既唅斂而
逸去臯母謂實死慟哭感行路故禄山不之虞歸其母
臯潛奉侍晝夜南奔既渡江而禄山反天下聞其名爭
取以為屬甄濟居青巖山諸府五辟詔十至堅卧不起

安禄山入朝求濟於𤣥宗授范陽掌書記濟不得已而起察禄山有反謀不可諫因謁歸陽歐血不支舁歸舊廬禄山反使封刀召之曰即不起斷其首濟引頸待之使以實病告慶緒復使𢹂輿至東都會廣平王平東都詣軍門上謁肅宗使汙賊官羅拜以媿其心唐書列二人於卓行傳褒之至矣有元正者在河南幕府史思明陷河洛輦父匿山中賊以名召之正度事急謂弟曰賊禄不可養親彼利吾名難免矣然不汙身而死吾猶生

也賊既得誘以高位瞋目固拒兄弟皆遇害父閒仰藥死事平詔録伏節十一姓而正為冠臯濟之終與正皆贈秘書少監予謂臯濟得生而正一門皆并命故當時以為伏節之冠而唐史不列之忠義卓行中但附見於其祖萬頃文藝之末資治通鑑亦不載其事使正之名寂寥不章顯為可恨也白樂天作張誠碑云以左武衛參軍分司東都屬安禄山陷覆洛京以偽職淫刑脅劫士庶公與同官盧巽潛遁於陸渾山食木實飲泉水者

二年訖不為逆命所汙肅宗詔河南搜訪不仕賊庭隱藏山谷者得六人以應詔公與巽在焉由是名節聞於朝優詔褒美特授密縣主簿

蕭頴士風節

蕭頴士為唐名人後之學者但稱其才華而已至以箠楚童奴為之過予反復考之蓋有風節識量之士也為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頴士不詣林甫怒其不下已後召詣史館又不屈愈見疾至免官更調河南參

軍安禄山寵恣顏士陰語栁并曰胡人負寵而驕亂不久矣東京其先陷乎即託疾去禄山反往見河南採訪使郭納言禦守計納不用歎曰肉食者以兒戲禦劇賊難矣哉聞封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不宿而還身走山南節度使源洧欲退保江陵顏士說曰襄陽乃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則大事去矣公何遽輕土地取天下笑乎洧乃按甲不出洧卒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不見劉展反圍雍邱副大使李承式遣兵往救大宴賔客陳女樂

顏士曰天子暴露豈臣下盡懽時邪夫叔兵不測乃使觀聽華麗誰致其死哉弗納顏士之言論操持如此今所稱之者淺矣李太白天下士也特以隨永王亂中為終身累顏士永王召而不見則過之焉

石尤風

石尤風不知其義意其為打頭逆風也唐人詩好用之陳子昂入峽苦風云故鄉今日友懽會坐應同寧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戴叔倫送裴明州云瀟水連湘水千

波萬浪中知君未得去慙愧石尤風司空文明留盧秦卿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計南朝篇詠必多用之未暇憶也

江楓雨菊

作詩要有來處則為淵源宗派然字字執泥又為拘澁予於此學無自得之見少年時尤失之琱琢記一聯初云雨深荒病菊江冷落愁楓後以其太險改為雨深人病菊江冷客愁楓比前句微有藴藉蓋取崔信明楓落

吳江冷杜老雨荒深院菊南菊再逢人卧病嚴武江頭赤葉楓愁容合而用之乃如補衲衣裳殊為可笑聊書之以示兒輩云

開元宮嬪

自漢以來帝王妃妾之多唯漢靈帝吳歸命侯晉武帝宋蒼梧王齊東昏陳後主晉武至於萬人唐世明皇為盛白樂天長恨歌云後宮佳麗三千人杜子美劒器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蓋言其多也新唐史所叙謂開元

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嘻其甚矣隋大業離宮徧天下所在皆置宮女故裴寂為晉陽宮監以私侍高祖及高祖義師經過處悉罷之其多可想

相里造

唐内侍監魚朝恩怙貴誕肆凡詔會羣臣計事折愧坐人出其上雖宰相元載辯彊亦拱默唯禮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衎酬詰往返未始降屈朝恩不懌𪑢衎以動造又謀將易執政以震朝廷乃會百官都堂且

言今水旱不時屯軍饋運困竭天子卧不安席宰相何以輔之不退避賢路尚何頼乎宰相俛首坐皆失色造徙坐從之因曰隂陽不和五穀踊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哉且軍帑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軍可相權鎮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足百司無稍食軍容為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此段載於唐史宦者傳中不能記相里造之本末予謂造當閹侍威權震主生殺在手之時以區區一

郎吏而抗身與爲敵後來名人議論及叙列忠言鯁詞未見有稱述之者通鑑亦不書聊記於此以章潛德同時劉給事爭幸河中亦然

先公詩詞

先忠宣公好讀書北困松漠十五年南謫嶺表九年重之以風淫末疾而繙閱書策早暮不置尤熟於杜詩初歸國到闕命邁作謝賜物一劄子竄定兩句云已爲死別偶遂生還謂邁曰此雖不必泥出處然有所本更佳

東坡海外表云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為死别杜老羌村詩云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正用其語在鄉邦日招兩使者會集出所將宣和殿書畫舊物示之提刑洪慶善作詩曰願公十襲勿浪出六丁取將飛辟歷辟歷二字如古文不從雨公和之曰萬里懷歸為公出往事宣和空歷歷邁請其意曰亦出杜詩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目前也紹興丁巳所在始歌江梅引詞不知為誰人所作己未庚申年北庭亦傳之至于壬戌公在燕赴張摠

侍御家宴侍妾歌之感其念此情家萬里之句愴然曰
此詞殆為我作既歸不寐遂用韻賦四闋時在囚拘中
無書可撿但有初學記韓杜蘇白樂天集所引用句語
一一有來處北方不識梅花士人罕有知梅事者故皆
注所出其一憶江梅云天涯除館憶江梅幾枝開使南
來還帶餘杭春信到燕臺准擬寒英聊慰遠隔山水應
銷落赴愬誰空凭遐想笑摘蕊斷回腸思故里漫彈緑
綺引三弄不覺魂飛更聽胡笳哀怨淚沾衣亂插繁華

須異日待孫諷怕東風一夜吹元注引杜公忽憶兩京梅發時胡笳在樓上哀怨不堪聽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華向晴昊樂天憶杭州梅花三年閒悶在餘杭曾為梅花醉幾塲軍駕時在臨安柳子厚欲為萬里贈杳香山水隔寒英坐銷落何用慰遠客江揔桃李佳人欲相照摘藥牽花來並笑高適遥憐故人思故鄉梅花滿枝空斷腸盧仝含愁更奏緑綺琴相思一夜梅花發劉方平晚歲芳梅樹繁華四面同東風吹漸落一夜幾枝

雲東坡忽見早梅花不飲但孫諷一夜東風吹石裂半
隨飛雪度關山其二訪寒梅云春還消息訪寒梅賞初
開梦吟來映雪銜霜清絶繞風臺可怕長洲桃李妬度
香遠驚愁眼欲媚誰曾動詩興笑冷蘂效少陵憇下里
萬株連綺歎金谷人墜鶯飛引領羅浮翠羽幻青衣月
下花神言極麗且同醉休先愁玉笛吹注引李太白聞
道春還未相識走傍寒梅訪消息緑珠樓下梅花滿今
日曾無一枝在江摠金谷萬株連綺甍梅花隠處藏嬌

鶯何遜街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横却月觀花繞凌風臺杜公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未將梅蘂驚愁眼要取楸花媚遠天廵簷索共梅花笑冷蘂疎枝半不禁樂天賞自初開直至落莫怕長洲桃李妬明年好為使君開王昌齡夢中作梅花詩梁簡文賦香隨風而遠度及趙師雄羅浮見美人在梅花下有翠羽啾嘈相顧詩云學粧欲待問花神崔櫓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其三憐落梅云重閨佳麗最憐梅牖

春開學粧來爭粉翻光何遽落梳臺笑坐雕鞍歌古曲催玉柱金巵满勸阿誰貪為結子藏暗蘂斂蛾眉隔千里舊時羅綺已零散沈謝雙飛不見嬌姿眞悔著單衣若作和羮休討脆蹄煙雨任春風片片吹注引梁簡文賦重閨佳麗婉婉心嫺憐早花之驚節訝春光之遣寒顧影丹墀弄此嬌姿洞開春牖四卷羅幃春風吹梅畏落盡賤妾為此斂蛾眉又爭樓上之落粉奪機中之織素梁王詩翻光同雪舞飽泉縈畱落梳臺江揔滿酌金

巵催玉柱落梅樹下宜歌舞太白千金駿馬邀少妾笑坐雕鞍歌落梅古曲有落梅花又片片吹落春風香謝莊賦隔千里兮共明月庾信早知覔不見眞悔著衣單東坡抱叢暗蘂初含子玉妃謫墮烟雨村王建自是桃花貪結子第四篇失其槀每首有一笑字北人謂之四笑江梅引爭傳寫焉

州縣名同

晉宋以來置立州郡惟以多為貴先是中原陷没時本

土遺民或僑寓南方故即其所聚為立郡而方伯所治之州亦仍舊名如南徐南兖南豫南雍州南蘭陵南東海南瑯琊南東莞南魯郡其類不一魏周在北亦如此隋唐不復然國朝之制州名或同則增一字以别之若河北有雄州恩州故廣東者增南字蜀有劒州故福建者亦增南字以至西和西安州亦然其聲音頗同患於舛誤則俗間稱呼自加上下東西為别故稱岳為上岳鄂為下鄂清州與青類稱為北清鄆州與潁類稱為西

郢融州與容類稱為西融者是也若縣邑則不問令河南靜江府鞏州皆有永寧縣饒邛衡州皆有安仁縣蔡英之真陽盧汝之梁光台之仙居臨安建昌之新城越筠之新昌婺蜀之永康處吉之龍泉嚴池之建德渭秀之華亭信吉之永豐郴興國之永興衢嘉之龍游施臨江之清江洪萬之武寧福循之長樂郴連之桂陽福桂之永福是也

三衙軍制

乾道四年正月邁爲中書舍人因入對論三衙軍制名稱不正以祖宗之制論之軍職之大者凡八等除都指揮使或不常置外曰殿前副都指揮使馬軍副都指揮使步軍副都指揮使曰殿前都虞候馬軍都虞候步軍都虞候曰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秩秩有序若登梯然不可一級輙廢一或有闕即以功次遞遷降此而下則分營分廂各置都副指揮使如捧日左廂第一軍天武右廂第二軍之類邊境有事

命將討捕則旋立總管鈐轄都監之名使各將其所部以出事已則復初累聖相承皆用此術以制軍詰禁自南渡以後觸事草創於是三帥之資淺者始有主管某司公事之稱而都虞候以下不復設置乃以宿衛虎士而與在外諸軍同其名以統制統領為之長又使遥帶外路總管鈐轄考之舊制則非法稽之事體則非是以陛下聖明能知人善任使所謂爪牙之士豈無十數人以待用者若法祖宗之制正三衙之名改諸軍為諸廂

改統制以下為都虞候指揮使使宿衛之職預有差等士卒之心明有所係異時拜將必無一軍皆驚之舉於以銷壓未萌循名責實則環衛將軍雖不置可也乞下樞密討論故實圖議其當恐或可以少贊布昭聖武之意讀劄子畢孝宗甚喜即批付樞密院是時知院虞允文使四川同知劉珙不樂曰舍人要如何行對之以但隨所見敷陳若施行與否自係廟堂處分竟寢不行後閱華陽集王珪撰高瓊神道碑云王為殿前都指揮使

管軍員闕兼領二司王乃言曰臣老矣如有負薪之憂誰為可任者先朝自殿前而下各置副都指揮使及都虞候常有十人職近事親易以第進又使士卒預識其威名緩急臨戎上下得以附習此軍制之大要也有吉從之據瓊所言如此正合前説

歐陽公勲封贈典

吉州新刊歐陽公文集於年譜下盡載官爵制詞無一遺落考之今制多有不合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設書於

策且記典章隨時之異云公自太子中允初加勳便得騎都尉越過驍武飛雲四級自龍圖閣直學士初封爵便得信都縣子越過男一等翰林學士加恩而得五百户初加實封便得二百户及罷政為觀文學士遇郊而加食邑五百户實封二百户薨之後以子登朝遇大禮自太子太師合贈司空而躐贈太尉葢超空徒保傅四官再贈即為太師仍封國公今殊不然除勳官既罷外侍從初封亦從縣男為始每加不過三百户只二百待制侍郎

初得實封財百户執政去位但與侍從同均為虛邑三百而已身後加贈只單轉一官兩子升朝乃進二官雖三四人亦不增未有宫師直贈太尉者今太傅也又公任知制誥知潁州轉官而與直龍圖閣知亳州王洙同一詞唐書成進秩五人同制公與宋景文公范文忠公王忠簡公皆帶從官職而宋次道乃集賢校理耳

嘉祐四眞

嘉祐中富韓公為宰相歐陽公在翰林包孝肅公為御

史中丞胡𦘕之侍講在太學皆極天下之望一時士大夫相語曰富公真宰相歐陽永叔真翰林學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生遂有四真之目歐陽公之子發棐等叙公事迹載此語可謂公言

五方老人祝聖壽

聖節所用祝頌樂語外方州縣各當筵致語一篇又有王母像者若教坊唯祝聖而已歐陽公集乃載五方老人祝壽文五首其東方曰但某太山老叟東海真仙溜

穿石而增究始終松避雨而備知歲月羲氏定三百六日嘗守寅賔之官叟吾紀七十二君盡覩登封之事遇安期而遺棗笑方朔之偷桃風入律而來自巖前斗指春而光臨洞口昔漢武帝嘗懷三島之勝遊有羨門生欲謁巨公於昭代今則紫庭降聖華渚開祥遠離朝日之方來展望雲之懇千八百國咸歸至治之風億萬斯年共禱無疆之壽其頌只四句西中南北方皆狀集中不云何處所作今無復用之

容齋五筆卷三